

陈影 编著

吴三桂与陈圆圆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吴三桂与陈圆圆

陆 莉 莉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08毫米1/32·印张11.125 字数 257千字
1993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96-6/K·0147

印数：1—5 000册 定价：9.25元

《吴三桂与陈圆圆》故事梗概

——代序——

这部小说，乃由明末山东高邮人吴三桂写起，中述其入京于国戚府中复见沈姬——陈圆圆，他们双施手段绸缪成姻，后写三桂入滇得新宠莲儿，圆圆贻书以期三桂终老之计。三桂不听，乃有自号大周，而北上兵败之结局。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俨然为中国大众文学史上又一部布局严整、颇值诵读的小说杰著也。今特将《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故事梗概小志如下，以便阅览。

一、吴三桂，本为明末崇祯帝——即明思宗朱由检时京营提督吴襄之后。青年时，经大宗伯董其昌提携、奏保而任都督指挥使，旋助毛文龙镇守辽宁省而擢为总兵。当督师袁崇焕接管辽宁省、奉崇祯手谕斩杀毛文龙及其党羽时，吴三桂等五将身颤自危，曾有自奔建州降清（时称后金）之举。后由朝廷下书建州国主索还五将，并用三桂出镇宁远。吴三桂乃呈书董宗伯，请表入朝，以弹劾袁崇焕嫉杀毛文龙之事。

话说吴三桂当初在校场比武，因董宗伯提携一举夺魁之后，曾游于姑苏啸傲风月，识得沅姬而两相爱慕。这次入京陛见，拜望国戚田畹，意外地得见旧好，自然颇为惊喜。唯此时，圆圆已为田畹府中之宠儿矣。三桂过访西宫国丈，即向田畹索之；此时田畹急结勇将以自保，便在圆圆假意踱踏之下，顺水推舟地将圆圆献与三桂。

二、三桂与圆圆绸缪未久，续至戍边之期。三桂之父恐其子

留恋女色致误国事，决意不令圆圆同行。吴三桂再三恳求不获父允，只得怏怏然孤身率近从赴边。

孰料此时，李自成已得军师李岩（即李信），早经酝酿之义举颇获响应，业已破了咸阳、据了陕西；其势摧枯拉朽，迅猛异常，而忽然兵陈于京师矣。旋有崇祯帝自缢煤山（今北京景山），破神京、闯王虏圆姬之举（实为刘宗敏所为）。此间，三桂与圆圆间之鸿雁往来断绝。于是，痛煞宁远镇守，乃有争美姬吴三桂哭师之事。

三桂深恨李自成“夺”其美姬，正欲与之决一死战，旋接降清叛臣洪承畴劝降之书。三桂再三思索利害，决计面谒建州太祖第九皇子多尔袞，约以先报宗社之仇，然后听命。此实即“争陈沅吴三桂借兵”降清之史，而圆圆素以薙发为辱乃与三桂矛盾之渊薮也。小说写处，深刻揭发了书中人物的种种心理，确为详察明末史实所不可不观的一面形象史镜。

三、三桂率军进京，李自成弃陈圆圆西奔。这一段叙史，虽然仍从兵败后走死罗公岭——而非南行夹山之史真，叙史多有从简，亦为三桂史事所限不得不便宜为之也。

旋值满清顺治帝（福临）崩，康熙（玄烨）即位。清廷上下不明三桂心向，又忧其拥有重兵，疑其固有复明之志而大为嫉忌。吴三桂乃以奔丧为名直进北京，以探虚实。康熙惶恐，乃用安抚之策，遣使赴三桂军中奖颂其功，晋封三桂为平西亲王；复传旨称京中居民惶骇军众，不必入京成礼云云，三桂乃于京外哭灵而去。小说写处，对清廷疑惧吴三桂的史事，亦刻划得直有人木三分之感。

此时，吴三桂奉清廷之命，以“扫流寇”而入主西南，圆圆叠为忠谏而屡屡失落，因此心灰意懒；三桂虽然官爵有加，却不得不望洋兴叹北京已为满清之天下，而爱姬之日益貌合神离矣。

四、自是，三桂乃有遗臣见疑而欲晏安边庭自立之思。唯此

时陈沅已病。圆圆多病之际，三桂得新宠莲儿，比为出水芙蓉。小说对三桂宠莲，莲儿侍奉圆圆重病，圆圆贻书三桂等事，描述得婉转细腻，从中颇有赞誉圆圆识见过人之感。

先此，三桂以平西王之尊入滇，俘明末后嗣之主永历帝——明末桂王朱由榔，逼其自缢，并绞杀永历皇后及皇次子，以示效清之心，即欲与圆圆、莲儿安然坐镇滇中矣。而圆圆历数三桂之过，并期其自卸兵权，以为终老之计，是为“陈沅姬抱病献珠玑”之要旨。无奈三桂不听，复于圆圆病隐之际，自建帝号为大周，而封赏百官于滇。乃有勇者行刺，三桂出兵北图等末文之描写。

五、三桂恋色，早失北伐复明之机。及其垂老，虽萌北图自立之念，却已为时甚晚。且大周兵众中心不齐，连连败北。三桂出师患病，不得不中途折返。此后，军事情况急转直下，终于在三桂归天之后，为其孙吴世璠断了周祀。其后，周营之中庶几无一人肖似三桂之当年者，此亦史之无情也！

《吴三桂与陈圆圆》一书，锐意于明清两代交替间的史料大事，对明末朝廷之无能、李自成义军之起落契机、南明之因循苟且与后嗣者永历帝之亡等等，均有一定的笔墨勾勒。此中，一切褒贬之义尽在其间。今人或谓世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速也），亦疑似周期之率焉。其实，亦不尽然。若云其“律”，宜谓民心之存否是此书中心主题之所在也！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故事，虽不必以之冒比唐明皇与杨玉环，然而其始末之悲肖，盖亦两心不一。此或即人间男友悲欢离合故事异曲同工之似者也。而人生之浮沉和荣辱际遇，每因天时、地利、人和、容止等由，而为所左右焉；其最为綮綮者，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之相同否、意识形态和地域风习之迥异否等等，于此亦或为筹码也。青年于此，焉得不予鉴之？故曰：于圆圆言之，其生近有“凄凄惨惨戚戚”之义；而于三桂言之，又何独“匆匆

蹙蹙噬噬”乎！

至于编者，余之旧好、真作家也。其于诗词颇有建树，除《海浪词》、《新编学诗指南》等著之外，近闻将有《陈彤诗词三百首》问世。在此，一并祝其成功。

岑木 己巳年（1989）暮日于北京

卷首引诗（三桂圆圆曲）

孰云自古民轻便，一统之恩君做源？①
斗胜争长千百世，几多勋勳举人寰？
大周之号史未昭，②王位平西转瞬过。
人去骂名留千载，气节歌女从头说。
鼎湖当日弃人间，③破敌收京下玉关。④
哭恸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虽无祸，大顺败亡自安乐。⑤
电扫闯王定商洛，哭罢君亲酒对歌。
相见初经田畹家，一叔在夔一如花。⑥
辽东统带知潇洒，歌舞姑苏欲倾颓。
诗叶御沟曾传语，⑦青楼尺素归宁谒。
今朝罗绢两相携，自愿离田事三桂。
家本姑苏邢氏女，圆圆小字作琬芬。
幼得师教花溪畔，翰苑启蒙师冷琳。
梦向夫差殿内游，⑧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堂右或即若耶溪。
辽燕总兵一别去，外戚田叟强载归。
若耶双桨逝如飞，此际唯余泪沾衣。
届时岂必轻薄命，困对窗花问柳絮。
窗花忽被献官掖，君心摇荡未顾及。⑨
明眸皓齿谁怜惜？酌情赐还老亲戚！

旋归永巷闭婉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破闯封王身虽少，忠国怎比曾生高？^⑩
愿他携鸟出樊笼，待得天汉几时渡？
拣取花枝屡反顾，于今只候吴王复。
三番为此谋田畹，身后但求有靠山。
恨煞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思深相见难，一朝炎众满长安。
可怜恩妇楼头柳，悔教边关觅封侯。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⑪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看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⑫
由衷感戴祈归正，无奈羁环金鞍镫。
聊待蹉跎风尘后，枕风兴或塑金玉。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妓师怜尚在，姑苏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樽前悲老大，羨人夫婿擅侯王。^⑬
切云楚冠一风落，剃发削鬚呼晋吏。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⑭
当时颇受声名累，富贵不淫武不屈。
错怨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盖天地。
常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宜涉大计，陈元偏要复前国。
英雄无心赴京丧，京外哭灵旋反兵。

埋怨但得新宠爱， 瑰芳静卧水月庵。
吴家白骨成灰土， 恋色复明业已迟。
自建大周为滇主， 出师未捷身先疾。^⑯
红妆照汉书藩邸， 青史永垂圆圆思！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 扈廊人去苔空绿。^⑯
换羽移官万里愁， 珠歌翠舞弄蜀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 汉水东南日夜流！

陈形改撰晚清吴伟业《圆圆曲》，于庚午年冬月。

注：

- ① 荀况有云：“君者，民之原也。”大谬。
- ② 吴三桂晚年自号“大周”，于云南称帝事。
- ③ 古以帝王之死为鼎湖，此指明思宗——崇祯之自缢。
- ④ 指吴三桂与清兵同时遣兵山海关。
- ⑤ “大顺”为李自成建国之国号。
- ⑥ “叔在薮”，借《诗经·大叔于田》语，谓吴三桂正在行猎之年。
- ⑦ 用唐代传奇《流红记》故事言三桂圆圆之交往。
- ⑧ 夫差，喻三桂也。
- ⑨ 史传田畹曾献圆圆于明思宗，由于政局动荡，崇祯无心顾恋，旋被田贵妃遣归田家。
- ⑩ 言三桂不及圆圆旧好咎(zǎn)方舟之忠国也。
- ⑪ 借晋孙秀向石崇索绿珠等事，述圆圆为刘宗敏掳去之事。
- ⑫ 述三桂败闯王，见圆圆，携与入川、演为之安排住宅别墅的情形。
- ⑬ 写圆圆得尊，其姑苏旧好对她的羡慕。
- ⑭ 以上写三桂難发为王侯后，圆圆内心之愁苦。
- ⑮ 述三桂自立大周后，进兵中原已老病时晚也。
- ⑯ 用吴王夫差与西施的历史故事，述人去时改之悲。

目 录

- 《吴三桂与陈圆圆》故事梗概 (1)
卷首引诗 (1)

卷 上

- 第一回 说传统演绎爱国篇 (2)
述往事首举吴三桂
- 第二回 叹督师双岛诛骁将 (10)
惊三桂祸福一返足
- 第三回 结战将田晓献歌姬 (20)
惹圆圆琵琶诉春情
- 第四回 吴三桂恋色缓出师 (32)
崇祯皇准秦负袁帅
- 第五回 秦晋地年荒官逼反 (42)
李举人赈济从义举
- 第六回 神京破宗敏掳沈姬 (55)
蓟辽守初议尊天命
- 第七回 争陈沅吴三桂借兵 (67)
杀吴襄李自成抗敌 *
- 第八回 弃红颜闯王奔西陕 (77)
会圆圆三桂却南朝
- 第九回 左懋第被困北京城 (85)
李自成败走罗公岭
- 第十回 牛金星谋篡萧墙血 (93)

	李闯王旗落牛党亡	
第十一回	陈圆圆忆旧题诗幅	(99)
	吴三桂夜卧梦万虎	
第十二回	孙可望归降永历皇	(108)
	夏国相计退保宁城	
第十三回	平西王迅进四川省	(115)
	永历皇急走云南城	

卷 中

第十四回	忆江河翻浪诗词帛	(124)
	看荆王自作三秦王	
第十五回	明后裔穷途走缅甸	(132)
	陈圆圆谏谒朱皇族	
第十六回	吴三桂诛明奔清丧	(140)
	陈圆圆野园请束发	
第十七回	酒肆中起意谋三桂	(150)
	讲人心圆圆醒藩台	
第十八回	康熙帝移藩激王叛	(158)
	陈沅姬抱病献珠玑	
第十九回	北京城王使臣告变	(169)
	衡州府吴三桂称尊	
第二十回	大周国吴三桂封官	(177)
	平南王尚之信反清	
第二十一回	图海公发兵御三桂	(184)
	吴世宾错戮定南王	
第二十二回	大周帝养疴回滇中	(191)
	梳妆台琵琶谢知音	
第二十三回	商山寺扶乱兆后事	(198)

洞庭湖鏖兵困毓荣

- 第二十四回 马宝破荊州拔岳州 (206)
图海守凉州保武汉
第二十五回 大周据陇西入南昌 (215)
清炮出九江遁吉安
第二十六回 螺子山周军败岳乐 (222)
嫉头功大任坏大事
第二十七回 韩大任溺兵扬子江 (231)
高提台捷驻大觉寺

卷 下

- 第二十八回 恨名将屈死九江城 (240)
吴三桂携眷乃亲征
第二十九回 西安城得之旋复失 (247)
义子叛三桂徒叹天
第三十回 弃岳州马宝走长沙 (254)
据平凉屏藩破图海
第三十一回 夏国相退谋图远效 (261)
平南王反复对清封
第三十二回 一王观望一王诛死 (268)
失荆失岳复弃长沙
第三十三回 叹宏图未逞身先死 (275)
有词帛圆圆隐庵门
第三十四回 好莲儿因恩假冒君 (286)
重嫡传改立吴世璠
第三十五回 大周军退据川黔滇 (292)
胡柱国复丢咽喉道
第三十六回 镇西王丧命轻东指 (299)

	主战场吴将双败亡	
第三十七回	三路军自北取剑阁	(305)
	四方将合围破成都	
第三十八回	吴世璠危局频调将	(317)
	周主帅徒劳相对哭	
第三十九回	周皇帝自责悔罪愆	(324)
	陈圆圆会西述宣纸	
第四十回	清七将合力定云南	(332)
	康熙帝庆功加封赏	
	卷末致语	(339)

吴三桂与陈圆圆

卷 上

第一回 说传统演绎爱国篇 述往事首举吴三桂

且说旧时学者，对“大一统”的概念往往理解欠佳。有些人轻言此道，认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视历史发展如宗教界所题之“法轮常转”，盖有不断循环的意味。另一些人尊崇战国时代荀况所云：“君者，民之原也”。这属于旧时杂家或法家的观点，与儒家亚圣孟轲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显然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了。儒家仁义之说尽管未必全然可取，但与“法家”之酷法严刑、惨徽寡恩相比，却不必至于“赭衣半道”的可怕境地吧？

翻开一部二十五史，任是什么顺天应人、弔民伐罪、复制招降，大多是希罕着“君权”的大位。多少枭雄、帝子，为了那“九五之尊”、“玉食万方”，一意兴兵掠地，口念“成王败寇”，择巫扶乩祈祷，自然也就不计什么荼毒生灵、斩割禁断和血流漂杵了。而其国愈大、其君愈尊，就愈引动边族之酋垂涎中原的帝位。例如五胡割晋、沙陀寇唐、金元夺宋等，大多酿成种种的惨事。

俗话说得好，“家中无鬼万年安”。偌大的炎黄之国，若无昏君背道、奸佞害国，任是外有强兵劲旅、千员勇将，哪里便能割裂我们的国家？可见，为君王的若只图苟安而无居安思危之虑，为官吏的若只贪富贵而不廉洁奉公，那便是没有抚民之德，没有爱国之情。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坏国殄民的惨痛教训值得记取，数十亿中华儿女中出现过多少辉国耀邦的志士、烈女值

得效仿？笔者恨无铺天展地之口，难于顷刻之间为大家说尽华夏子孙忠国爱民之精魂。只好就便选了十七世纪中后叶的一段历史传说，举出若干有名有姓的男男女女来，供诸位掂量、品评。如能吸引大家从中体味到一点中国优良的传统遗教和真、善、美的伟大精神，能够继承发扬其优、摒弃警惕其劣，则笔者的薄愿足矣。

文宜从简。话说以往的艺人，在表述“改朝换代”的史事时，往往提到明末清初的一员武将，不是别位，此人姓吴，唤做三桂，表字长白，本籍山东高邮人氏。自其先祖贩马为业，往来辽东海盖之间，遂寄籍为辽东人。他父亲名叫吴襄，表字赞墀，生有勇力，受知于镇东将军李成梁；以其善能相马，委他以购办战马一差，又以功保陞（升）千总。及经略大臣杨镐以雄兵二十万伐满洲，大兵溃于抚顺，人马俱尽。时吴襄从征，于兵败后劫得满洲战马三百匹。故抚顺之战，诸将皆有罪，唯吴襄以功荐升副将。时为明末，诸庭臣与士大夫，日唯偷安苟且，以为天下无事。举凡武将指陈边事，都道武官只宜好勇斗狠、危言耸听，以博功名，故朝议多不留意边事。加以吴襄寄籍辽东，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像不是汉人一样。吴襄自以官位尚卑，也不与人计较，唯倍加谨慎而已。

那时，吴三桂已二十余岁。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不过文臣轻视武员之故，遂谓吴三桂道：“为父幼不读书，只以勇力，且蒙将军李成梁受知于相马。自李将军歿后，好像冰山已倒一般，若非朝廷明见，此官已不能自保。吾儿不宜承习父业，宜弃武就文，或得奋志云霄，不致受揶揄于懦夫之口。”吴三桂听了笑道。“父言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知粉饰朝廷，如燕巢危幕，自图苟安，设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之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觉得实有道理，且

亦志气不凡，心中甚为喜悦。而吴三桂由此益加练习弓马，讲求战术。及崇祯帝即位，知道国家多难，已伏在萧墙，遂决意奖励武功，乃拔吴襄为提督京营，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黄诏既下，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那时听得董其昌考拔武科，便慨然叹道：“此吾脱颖时矣。今天下有变，乘此时以取功名，一来可以宣力国家，二来可以继承父业。”便告知父亲吴襄，往应武举。

时董其昌在朝，知道国事日非，选拔武员关系紧要。那日往见吴襄，问道：“足下为武员，究知谁人可当将才，明以告我，此为国家公事，勿避嫌疑。”吴襄道：“大宗伯既有此问，弟亦不敢不说，以弟所知，若武勇足道者，首唯吾儿三桂，次即白遇道耳。”董其昌道：“足下佳儿如此，可为足下贺。某此次即拔取令郎。此为国家择才选能，非为君家谋取富贵也。”说罢便去。到了录闻之日，数千赴考的考完之后，都盼望着出榜。及至放榜时，居首的不是别人，正是吴三桂。

自从武闱榜发，吴三桂既领了首选，凡赴试的没有一人不知道的。并闻吴襄与董其昌有些交情，便只道董其昌有意拔取三桂，不计武艺如何就取他首名。也有道吴三桂武艺并不高强，不应获选的。至于那些不第之人，造出一种谣言，说是吴襄向董其昌讨的人情，便取中自己儿子。你言我语，议论纷纷，早被吴襄听得，便唤吴三桂诫道：“吾儿今日幸捷高魁，为父本曾向董宗伯道及，故得董宗伯有意提拔。但为父曾承董宗伯问及知得谁人可任将才，故援内举不避亲之义，力荐吾儿。今既获选，虽属尔父情面，但吾儿武艺，原不在他人之下。然外间议论不平，吾儿须益加奋发，倘能上报国家，下光门户，不患不能雪耻也。”吴三桂笑道：“吾父不必过虑，方今国家多事，凡有本领者，何患不能出入头地。如古人云，锥处囊中，其颖立露；若稍有凭藉，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道也。”吴襄听罢自道，吾儿有如此